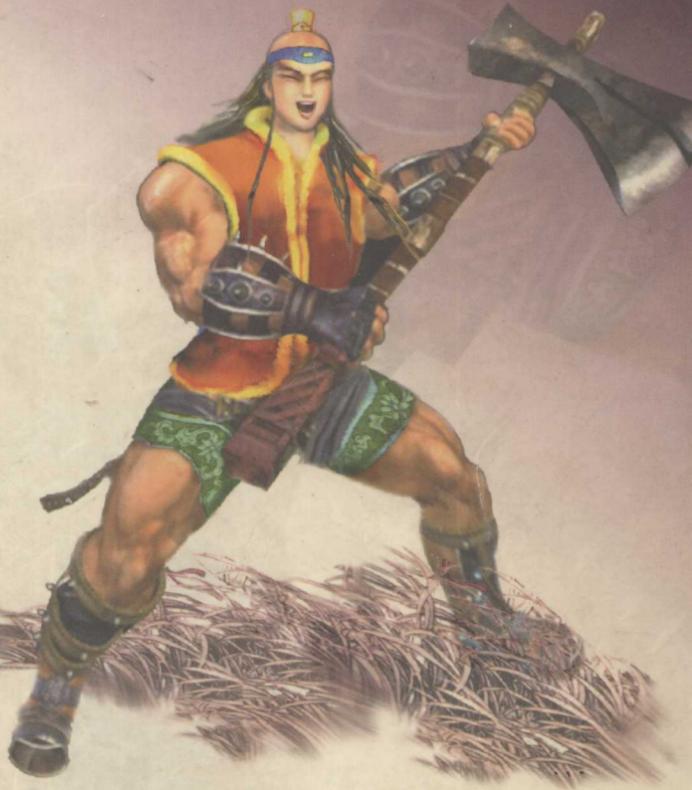


异侠系列《落星追魂》

大漠鹏程

(下)



白帝青后
金鷹擎天錄
龍騰九萬里
落星追魂
神劍射日
巨劍四龍
昆崙秘府
大漠鵬程
碧眼金雕
狂風沙

武林霸主
大澤龍蛇傳
追云搏電錄
淬劍練神
青衣修羅傳

萧瑟武侠精品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落星追魂系列《大漠鹏程》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落星追魂系列

萧瑟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25 印张 3000 千字

1999年10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00

ISBN7-80605-856-7/I·743

全12册定价：24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第二十五章	南海奇书	(635)
第二十六章	黎山医隐	(659)
第二十七章	蓝焰之火	(695)
第二十八章	秘门六童	(721)
第二十九章	一代魔头	(744)
第三十 章	大漠飞龙	(768)
第三十一 章	反目成仇	(796)
第三十二 章	六龙回日	(819)
第三十三 章	那罗大法	(856)
第三十四 章	群雄大会	(879)
第三十五 章	丧心病狂	(905)
第三十六 章	大漠鹏城	(932)

第二十五章 南海奇书

赵霆斜舒长剑，满面阴狠之色，挺剑直出，一步一步逼向石砾中身前。直到双方距离只剩八步之远，他才煞住身子，冷冷地道：“阁下先通报名字来听听，我从不杀无名之辈！”

石砾中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可能要失望了，在下正是一个无名之辈，区区姓石，阁下只要记清楚我姓石就行了！”

赵霆双眉一皱，道：“中原道上只有一个石砾中姓石，传闻他曾大闹海心山，力毙四大神通，我虽没有见过，倒是耳闻已久。”

石砾中朗朗笑道：“不敢，在下正是石砾中！”

赵霆全身一颤，没有料及对方便是中原第一高手石砾中。

他心中大懔，向后退了一步，回头道：“掌门人请将招数限制放宽，免得弟子等会折了南海门的名声！”

韩三娘冷漠地道：“不行，我说出的话永不更改！”

神武老祖这时也紧张地望向场中，他摇头叹道：“年轻人，你何苦涉身南海门的事情！现在老夫对寒玉金钗的事情已再不再追究，赶快离开无名谷。”

石砾中坚决地道：“武老前辈放心，我会将这里的事解决！”

韩三娘这时眸光一寒，道：“赵霆，你还让那老东西和这小子啰嗦什么？还不快拿下他的头来见我！”

赵霆不敢违令，急忙挺剑直进。这人心细如发，心中不敢存丝毫大意。

他凝神斜驭长剑，自偏而入，一剑向石砥中的时间切去！

石砥中冷笑一声，身影晃动，金鹏墨剑连颤两个剑花，轻轻将赵霆劈来的一剑化开。

赵霆手臂一震，长剑几乎脱手飞去，他吃惊地退后两步，双目紧紧盯住对方，再也不敢轻易出手，这才知道对方功力比自己要高出许多。

不过这只是他心里明白，旁边的都不晓得仅那一招已经有胜负之分，见赵霆扬剑不动，俱愣在一旁。

赵霆忽然一垂长剑，道：“在下不敌，多谢你手下留情！”

韩三娘一怔，厉喝道：“混蛋，一招才过，怎知就败了？”

赵霆黯然道：“掌门人，你再看看他手中的长剑！”

韩三娘这才注意到石砥中手中的金鹏墨剑，她神色微变，暗中诧异得心神直颤。

她冷漠地道：“大鹏护柄，墨玉镶边，这是我们南海奇书里所记载的那柄锋利神剑……嗯！难道他就是大漠金城之主！”

她目中闪烁出一股异光，道：“石砥中，你这剑可是得自大漠！”

石砥中冷冷地道：“你还是派人动手吧！如果你怕我神剑锋利，不妨你亲自动手，免得等会儿伤亡太重。”

韩三娘冷笑道：“像你这个后生小子也配和我动手，你既然敢管我们师门间的闲事，从今以后便是南海门的仇人。”

她向身后的一个汉子施了一个眼色，那个汉子手持大弯刀跃了过来，大弯刀在空中一扬，带起一股冷芒。

这汉子大声道：“孙星倒不信你那把烂剑有多厉害？”

韩三娘统驭的南海门，门下各色人物都有。她深知金鹏墨剑锋利无比，非普通兵刃所能抵御。

孙星在南海门中素以臂刀浑厚着称，手中大弯刀沉重如棍，少说也有百余斤，以这种重兵器对付轻兵器，正好得以克制住对方神剑。

石砾中冷漠地道：“你上来试试就知道了！”

在他脸上陡地罩上一层煞气，他斜驭神剑，心中极快地忖思如何将南海门逐出无名谷外。韩三娘若不离去，神武老祖生命就要不保。心念电转，一股浓浓的煞气自眉梢上显露出来，嘴角极快地漾起一丝冷酷的笑意。

孙星将大弯刀一举，怒喝道：“王八羔子，你竟敢小视我南海门孙星！”

“呼！”他一刀迎空劈来，看他身材魁梧行动有些不灵活，动起手来可真不含糊。大刀在手有如银虹，出手之处，全是致命要害。

由于南海门武功自成一派，招式狠辣，诡异难测，石砾中一时捉摸不透对方刀法的来路，所以连避三招，方始回招。

他这时杀机已动，剑刃一翻之间，自挥霍刀影中一剑切入，直削对方小腹，快得使人眼前一花。

“呃！”孙星痛苦地惨嚎一声，大弯刀锵然跌落地面上。

他双目睁得有如铜铃般大，尽是死亡恐惧之色，先是凝立不动，然后抱着下腹缓缓倒地，一股鲜血自腹中涌出，连肠子都流了出来，死状凄惨。

石砾中一剑杀死了孙星，不但南海门的弟子都变了脸色，连神武老祖都神色不豫，他暗暗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下你真惹祸了！”

韩三娘目眦欲裂，沉声道：“好呀，你敢杀我们的人！”

她像是已经疯了一样，向前奔出两步，回头又扑到神武老祖的身前，厉喝道：“武鸣，你竟敢叫他杀死我们南海门的弟子，现在我要传南海门的‘伏诛令’，命所有南海门的弟子将他杀死以报血仇，倘若你还要袒护他，不妨先和我较量！”

她恍如受到极大的刺激一样，眸中竟隐隐泛现泪影，伸手自怀中拿出一支令箭，高高举在头顶上。

所有南海门弟子一见“伏诛令”，包括神武老祖在内，俱伏在地上，敬聆掌门人韩三娘的号令。

韩三娘冷漠地恨声道：“南海门第十二代掌门人韩三娘现在亲传‘伏诛令’，要你们倾出全力，将我们仇人石砾中杀死！”

“得令！”

所有的南海门弟子同时自地上跃了起来，各自掣出身上兵刃，朝石砾中逼了过去。这次南海门远来无名谷，随来的弟子共有十二名之多，俱是南海门一时上上之选。孙星一死，他们心中大痛，纷纷含愤出手。

石砾中目睹这么多高手向自己奔来，丝毫不惧，神剑斜舒，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，他沉声喝道：“哪个不怕死的尽管上来！”

自左右两方同时飘起三道人影，嘿嘿连声冷笑，这三个人嘴里发出冷笑，三件兵刃同时击了出去。

石砾中双目圆睁，脑涨中疾快忖思道：“这些南海门高手

都受韩三娘的领导，攻敌时不死不休，我若要彻底解决此事，只有施出达摩三剑！”

他深知韩三娘心肠至毒，这个怨仇已因孙星之死而不可解。况且神武老祖虽非授艺之师，但也算间接传授达摩三剑，他虽对自己不甚谅解，自己但求心中无过，尽力为他排解恩怨，而将此事全搁在自己身上。

迎面金风拂体，冷寒的剑气自三个不同方位扑来。石砾中为求一击成功，双手紧握剑柄，大喝一声，达摩一式已经施出。

只见光华暴闪，空中一片剑影，那三个南海门高手才闯进剑幕之中，连吭都没有吭出一声，便身首异处，血溅五步而死。

石砾中挥剑在一招之下杀死南海门三大高手，非但是韩三娘一呆，连他自己本身都有些意外。

达摩三剑虽说是天地间最厉害的剑技，可是石砾中怎么也不会相信，这种剑法一发便要伤人，若非自己亲见，他尚以为自己身在梦境之中。如何也不信这三个南海门高手会在一招之下，身首异处，连招架之力都没有。

他暗暗叹了口气，脑海中疾快忖道：“我早知道这种剑法如此威烈，怎么也不会学习这种霸道的剑法。我结仇遍天下，如果每次对敌都有如此结果，那死在我手中的人岂不是将不可胜数……”

他生平忌恶如仇，但并非是好杀之辈，一见达摩三剑如此霸道，不禁后悔自己走进无名谷，修习这种举世无俦的狠辣剑法。

韩三娘面如死灰，颤声道：“达摩三剑，达摩三剑……”

南海门的弟子俱被石砾中这幻化的一招所骇慑，畏惧地望着这个冷酷的年轻高手。一听韩三娘呼出“达摩三剑”数字后，更都骇得全身惊颤，各自退了开来。

韩三娘回头狠狠地瞪了神武老祖一眼，道：“武鸣，你竟将达摩三剑传给他了。好呀！你私藏达摩三剑不交给南海门，原来是故意和我过不去。”

神武老祖摇摇头，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一切皆由天定，这孩子福缘特厚，仅仅化了三天的时光依图默练，竟有小成，老夫并没有亲传他武功。”

韩三娘清叱道：“你胡说！天下哪有仅化三天时光，就能练成三大绝招的道理，显然你是故意拿话绕开……”

神武老祖痛苦地道：“师妹难道不相信，老夫所说句句是实……”

韩三娘冷冷地道：“当然不信，现在我们南海门已连死四个弟子，我要你武鸣以一人之力，将石砾中杀死，替我南海门洗雪前耻！”

神武老祖笑道：“你怎么不出手？”

韩三娘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是掌门人，还是我是掌门人？现在我已三传‘伏诛令’，听不听全在你了，只怕欺师灭祖之罪你可承受不起！”

神武老祖愤怒地低吼了一声，全身的衣袍隆隆鼓起，满头发丝随风飘散。

他嘿地怒喝一声，道：“韩师妹，老夫算服了你！”

韩三娘嘴角一掀，冷笑道：“谅你不敢不服！”

神武老祖恍如没有听见一样，大步向前走来。

韩三娘只是冷笑，望着他的背影啐了一口唾沫。

神武老祖寒着脸朝石砥中行去，闷声不吭一掌击出。

石砥中急道：“老前辈！”

神武老祖沉声道：“不要多说，尽量出手就是……”

他连续劈出数掌，掌劲如刀，劲气旋激，石砥中身形连避几次，方自猛威的掌劲中冲了出来。

“嘿！”神武老祖并没有因为石砥中不回手而停止，低喝一声，左足倏地飞起，踢向石砥中的“腹结穴”。右拳一钩，直贯石砥中的太阳穴上。这一招是南海神拳中的一招伤敌绝招，攻时猛烈，往往使人不易闪避。

石砥中逼不得已，长剑急快地当空一颤，轻轻点向神武老祖的腕脉之处。而足下移动，灵巧诡异地避过这飞来的一足，双方动作都疾如电光石火，身形稍沾即退，而又复扑在一起，直把南海门弟子看得愣住。

韩三娘手举“伏诛令”，见两人功力之高，都远在自己之上，心中毒念丛生。

她双眉紧锁，鼻子里轻轻传出一声冷哼，脑海中不由忖道：“我要借这个机会将这两个家伙俱毁在这里，石砥中在中原被誉为年轻辈第一把高手，南海门要想进军中原，首先要将他除去……武鸣一日不除，我这个掌门之职一日不能稳固……哼！看你们今天哪个能活着出去！”

她脑海中恶念纷沓，一时数条毒计涌上心头。

忖念未逝，韩三娘正在怔怔出神之时，手中的“伏诛令”突然让背后一个手掌抢了过去。

她心中大骇，喝道：“哪一个？”

一个大旋身，单掌护住胸前，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个白衣素服的明丽妇人，手拿“伏诛令”正不屑地向自己冷笑。

韩三娘心神剧颤，变色道：“冷若雪是你！”

冷若雪冷冷地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你还没忘了我！韩三娘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，难道二十年情海掀波，你还没忘了那段情？”

韩三娘恨恨地道：“忘不了！尤其是你，我更忘不了。若不是你，怎会使我情海生波，虚度年华，时至现在还是小姑娘独处！”

冷若雪冷笑道：“受害的并非只你一人，我活得并不比你好多少。为了南海门，我和武鸣只能十年相会一次。”

韩三娘目中闪出一丝怨毒之色，道：“你们还有相会之日，而我……”

冷若雪脸色一动，道：“这怪你私欲太强，处处想表现在万人之上，而忘记了自己是个女人。武鸣待你太宽大了，连掌门之位都让给你，所为的正是要满足你称霸南海的欲望，现在这些你都得到了……”

韩三娘冷笑道：“我虽然得到了权势，可是却失去了爱！”

冷若雪冷冷地道：“利欲冲昏了头，使你忘了身为女人，而因此失去了一切。你只能做男人的情妇，而不能成为贤慧的妻子……在先天的条件上你比我强，但在待人处事方面却比我差，所以说你永远得不到男人的真情，除非是你改变自己……”

这些话句句敲进韩三娘的心坎里，她只觉心底的怒火就像燃烧的烈焰一样，气得她失去了冷静，几乎马上就要发作起来。

她狰狞地一笑，道：“女人，女人，你只是个卑微的女人，只会用你的美丽去博取男人的欢心，甘愿成为男人的玩

物，一个没有生命的附属品……女人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，我要将女人的潜力表现给男人看，冷若雪，你太没骨气了！”

冷若雪不屑地道：“这你又错了，女人贵在贤淑，男人强在骨气，情之所至，金石为开，百炼精钢也会化作绕指柔。这些女人先天的本能你不用，而只想在男人面前表现自己伟大。男人不愿有个强过自己的妻子，在妻子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，而女人也不会视你为英雄，所以我说你是个泼妇，也是一个不智的女人。”

她始终话声平缓，柔和中带有磁性的魅力，韩三娘虽然恨她入骨，也不禁为她那种风度所折。

韩三娘恨恨地道：“冷若雪，粉红帐里三千丝，现在这些都已经扣不住我。我要将你们俱毁在这里，让你们看看爱情伟大，还是手段厉害！”

冷若雪神色一变，清叱道：“你办不到，无名谷不是南海，这里机关埋伏是我和武鸣平生心血所聚，要将侵犯无名谷的人毁灭是很容易的事情。不过你大可放心，奇门遁甲消息埋伏是对付外人，绝对不会对付南海门的弟子。”

韩三娘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谅你也不敢！冷若雪，你也将我估计错了，我若没有充分的力量，也不会敢来这里。首先你可瞧我搜罗来的两个绝代奇材，这两个人对你们可是大大不利！”

她轻轻一声长啸，谷外突然跃出两条人影，像两个幽灵似的一闪而至。

冷若雪抬头一望，只见两个青年面貌长得一模一样，同样身穿红色大袍，身背长剑，威风凛凛。

冷若雪惊道：“这是文氏兄弟，隐居南海万恶之尊的宝贝儿子！三娘，我真没有想到你会和这些人在一起！”

韩三娘哈哈笑道：“不错，文子才和文子戈身兼其父之长，用他们来对付你们却是正好的人选，他俩的怪异功夫你是知道的！”

冷若雪神色凝重斜睨了激斗中的两人一眼，道：“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，这样下去无名谷当真要毁在这两个恶徒手上。”

她急急喝道：“住手，鸣哥，文氏兄弟来了！”

神武老祖全身一颤，劈出两掌后暴身而退。

他回头瞧了冷若雪一眼，激动地道：“雪妹，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冷若雪苦笑道：“鸣哥，眼下不是谈我们之间事情的时候，三娘已将万恶之尊的两个儿子引来这里，你我可能都逃不过劫数。”

韩三娘见两人亲昵的互相称呼，心中不觉泛起怒火。

她冷哼一声，回头对文氏兄弟道：“两位可以动手了！”

文子戈摇摇头道：“我们的条件还没谈好，你若答应将南海奇书献给我爹爹，我兄弟才会帮你将这两人制伏。”

韩三娘颤声道：“条件太苛刻了，你们能不能改换别的……”

文子才道：“不能！世上还没有别的东西让万恶之尊瞧在眼里，除了南海奇书，我们什么都不要。这是很公平的交易，你出奇书，我们卖力，否则一切免谈。”

这两人当真是高傲得令人生气，他们说完话之后，双手背负身后，俱抬头仰望天空。那种悠闲的样子，恍如世间没

有任何人值得放在他们的眼里。

神武老祖心中一急，道：“师妹，你千万不能将南海奇书送给万恶之尊！”

韩三娘冷酷地道：“为了对付你们，我将不惜任何手段，我愿意以更大的代价看着你们两人死在我面前。”

她朝文氏兄弟颌首道：“我答应你们，但必须要杀死他们……”

文子戈嘿嘿笑道：“放心，放心！一分价钱一分货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我们只要价钱公道，一切包你满意！”

冷若雪神色惨然，道：“鸣哥，看来我们当真是要死在一起了！”

神武老祖黯然一叹，道：“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！”

文子戈身形一动，和文子才双双向前扑去。

两人身法怪异，只见红影一闪，一蓬红雾自两人掌心之中弥漫布起，对着冷若雪和神武老祖身上击去。

冷若雪和神武老祖恍如非常畏惧这布起的红雾，两人神色大变，尽量回避和对方手中的红雾接触。

文氏兄弟似乎抓住神武老祖和冷若雪的弱点，在招式上尽量找空隙，数招之后，神武老祖额上泛汗，喘声呼呼，出手虽然凌厉，却不敢攻近敌身，每每在即可伤敌的情形下撤招自退。

突然，冷若雪发出一声尖锐的长叫，身子在空中一顿，坠落地上。

她脸色铁青，目中尽是恐怖之色，颤道：“鸣哥，我不行了！”

神武老祖愤怒地击出两掌，逼退文子戈。焦急地问道：“雪妹，你吸进那‘残形毁元雾’了？”

冷若雪颤声道：“我只吸进了一点！”

她全身颤抖，嘴唇渐渐青紫，在地上一个大翻身，滚出数步之远，一股鲜血自嘴角溢出，便寂然不动了。

神武老祖像疯了一样，拼命冲到她的身前，满头白发根根竖起，他愤怒地低吼一声，跪在冷若雪的身前，颤声道：“雪妹，你等我一步……”

冷若雪的身子在这一瞬间，突然起了一阵变化，只见她全身上下一阵抽搐，化作一股黄水流在地上，露出白森森的一堆枯骨。

恶臭的腐味随风飘传开来，韩三娘和那些南海门弟子急忙退出数丈之外。

石砥中看得心中大骇，想不到文氏兄弟掌心含的红雾这等剧毒，他向前踏出两步，急道：“武老前辈！”

神武老祖目中泪水泉涌，道：“年轻人，老夫在此不得不请你施出‘达摩三剑’了！你要以最快的速度将万恶之尊的两个恶子杀死，然后丝毫不停留的奔出谷外，否则你的遭遇将和我们一样……”

石砥中一愣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神武老祖急急地道：“那红雾……”

他像是得到大病似的，嘴唇颤动，才说出三个字便倏地住口，身躯一阵剧烈地颤动，恐惧之色在他脸上显现出来，骇惧地望着石砥中。

“砰！”石砥中这时整个心神都为神武老祖那种凄惨的景象所吸引，不知文子才骤然发动。他只觉背上一震，心脏被

那沉重的掌劲几乎震离了位置，石砾中哇地吐出一口鲜血，身子陡地转了过来。

在他眼中闪出一丝怨毒之色，文氏兄弟看得心中大惊，被对方那愤怒的眼神所骇退，心神俱是一颤。

石砾中恨恨地道：“你们两人的心肠好毒！”

文子戈嘿嘿一笑，道：“我爹被誉为万恶之尊，行事自然不能以常理而论。我们家训中，每人都必须要恶事做尽，否则怎能算得上是万恶之尊呢！”

石砾中怔了一怔，还是初次听到这种怪论。

他气得仰天一声大笑，金鹏墨剑轻轻一颤，怒喝道：“好个万恶之尊，我非将你们这群恶子恶孙诛于神剑之下不可！”

他冷哼一声，嘴角上漾起一丝冷酷的笑意，眉梢的杀意愈来愈浓，大喝一声，长剑斜劈而出。

文子才只觉眼前银虹暴闪，冷森的剑气泛体生寒。

他心中大骇，身形一移，挥掌劈出，颤道：“二弟！这是什么剑法？”

“呃！”金光闪起，文子戈发出一声惨呃，一蓬鲜血喷洒而出，一颗血淋淋的头颅滚出七步之远。

文子才骇声道：“你敢杀我二弟，万恶之尊必不会放过你！”

石砾中斜驭长剑，冷煞地一笑，道：“你等着看吧！”

他恨透这两个无恶不作的文氏兄弟，长剑在空中一颤，一缕寒光汹涌而出，这是达摩三剑中的第二式，文子才连吭都没吭出一声，倒地劈成两半。

石砾中连劈两人之后，心中那股沉闷的郁气不由一畅，他正待深吸一口气，突然记起神武老祖临终之言，身形在空